

武

田

信

玄

〔日〕新田次郎原著



武 田 信 玄

〔日〕新田次郎 原著

林 璋 林 惟 编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 福州

武 田 信 玄

〔日〕新田次郎 原著

林 璋 林 惟 编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125印张 169千字

1990年12月 第1版

1990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80534-303-9

I·274 (闽)/05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古日本甲斐国首领武田信虎之子武田信玄年轻英俊，骁勇善战。他和善良俊秀的库库姑娘真心相爱，但他父亲却为他缔结了一桩政治姻缘，对方是京都朝廷大臣之女三条清美。信玄忧愤之余离家出走，寻找库库姑娘，不料她已惨遭三条家族的屠刀……

信玄与其父的裂痕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他将其父放逐他乡，自己当上了甲斐国的首领。当他攻陷信浓国后，发现该国的湖衣公主长相酷似库库，便将她立为侧室，倍加珍爱。然而，湖衣公主却时刻准备杀死信玄以报杀父灭国之仇。三条夫人屡次毒害湖衣，信玄每次都舍身相救。信玄真挚的爱终于感动了湖衣……

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将在我国二十多家省级电视台播出。



晴信喜欢骑马去石水寺。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从武田公馆所在地踽踽策马而去，距离正合适。

晴信带着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二人同行。他们两个都是板恒信方的家将，自从晴信首战建功的海之口城战役以来就一直跟在晴信的左右。这是信方的主意，信方的意见通过他们传达给晴信，晴信的动静也是他们通报给信方。所以，在外人看来晴信几乎远离父亲信虎和以信虎为中心的社会，可实际上晴信对时局把握得相当准确。

“晴信懂得什么！那胆小鬼！”晴信伏在栗色的马背上，仿佛觉得父亲信虎的骂声就在背后。

信虎瞪着血红的眼睛。他憎恨长子晴信，溺爱次子信繁。晴信16岁首战以奇计杀了海之口城主平贺源心，然后搁下城池回来了，信虎每每以此当作责骂晴信的把柄。他一到晴信就骂。胆小鬼！那么怕死就当和尚去吧。

晴信一边想着父亲一边策马，突然觉得自己正被父亲派来的刺客追杀。

“杀了晴信！杀了那胆小鬼！”

父亲只要说一句话，那就是要兑现的。这是战国的惯例，违反命令的人是要被处死的。

晴信马上加鞭，冷风呼呼地从耳旁掠过，他哀叹自己身

为信虎的长子，忽然他想起了板垣信方的话，“晴信太子，请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下！”

战马好像受了惊，突然乱了步子，猛地人立起来。

马前跪着三十多个男女，几乎都光着脚。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只是眼睛闪着光。

“什么人！好大的胆子！”从后面赶上来的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在马上怒斥道，但乡民们一动不动。

“我等拜见晴信太子，有话禀告。”人墙中走出一个老人。

晴信翻身下马：“你说吧。”

“晴信太子从京都娶来夫人，又添了贵子，这事一定能理解。如果来了一个鬼，剖开尊夫人的肚子取出胎儿，那太子会怎么办呢？一定会杀死那个鬼的是吧？太子，这个鬼现在附在领主信虎大王的身上了。大王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腹中的胎儿，不是一两个，共有3个孕妇连同胎儿丧了命。”老人盯住晴信的脸，眼睛一眨不眨。

“我等每年给领主进贡，也应征兵役，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要是大王这般残杀无辜的百姓，那我们就很难听从大王的命令了。太子，求求您把鬼赶走。不是赶走信虎大王，是把附在大王身上的鬼赶走。”老人以头触地。

晴信答不上来。他不能说，好吧，我把鬼赶走。他为父亲干了这种魔鬼干的事感到莫大的耻辱。如果那是事实，确实是魔鬼畜生的行为。他为自己身上流着这魔鬼畜生的血感到羞耻。

晴信抓住马缰，飞身跨上，狠抽一鞭。乡民们的哀怨声

像咒诅一般追着他。他不知自己是怎么走的，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来到踟躅崎的公馆前面。

晴信在正室三条氏的房门前停住了脚步。天刚刚暗下，院子里樱花刚刚凋谢。没有其它花装饰院子，他觉得阴郁。他觉得这幽暗的院子正如他此刻的心情。去石水寺途中遇见的那些人和他们说的话，还未从他的头脑中消失。

房门轻轻地开了。晴信回过头往三条氏的房间望去。房内比院子还要暗，只有端坐着的三条氏的脸是白的。

“真暗！”

“您的脸色才暗呢。怎么了？真为您担心。”她口里担心，但看不出担心的表情，和往常一样，身体坐得笔直。

“遇上了倒霉事！”

“倒霉事？要说倒霉，我每天都倒霉。这里没有一件事让我开心的。能不能说说那倒霉事？”三条氏细小的眼睛闪着光。

“那好吧。”晴信对比他还傲气的三条氏心存几分顾忌。3年前晴信16岁的时候，今川氏作媒从京都娶来这个比他大3岁的三条氏作为正室。他原以为三条氏出自京都的公卿家，一定是个皮肤白皙、长脸、身材苗条的可爱的女人，谁知除了皮肤白皙之外，其它的都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大脸盘，大个头，眼睛细小。每当见到她，晴信就痛感政治联姻的可悲。

“今天我去踟马，突然乡民们跪在地上，挡住了去路……”

“哦，太放肆，把他们砍了吗？”三条氏很自然地说。

晴信惊讶地望着她。“乡民们是为父王的事来求我的。”他把信虎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胎儿的事说了。

“剖了几个女人的肚子？”三条氏丝毫不为此事动容。

“听说是3个。”

“就3个人？大王真有意思。”

晴信从三条氏嘴角的微笑看到了她的冷酷。

“就这些？”三条氏催促道。

“就这些。”

“哈哈，太没意思。”三条氏把脸转开。

“你说这太没意思？……”晴信站起来。

“您要回房吗？那我把库库丫头给您。”三条氏冷冷地说，“祝您做个好梦。”

晴信走进房间。库库把拿来的火放在烛台上，手还在发抖。

“那事可怕吗？”晴信问道。库库回答说是的，然后坐端正，象个受到训斥的人深深低下头。库库白嫩的脖子和几乎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娇小的身躯吸引了晴信。

“库库，如果你现在还怕，那我就想办法让你不再害怕。”晴信说着，伸手拉住库库的手。一只炽热的手。库库扭动着身子，大气不敢出，低声地说请放开。

“不，不放。我要把你永远带在身边。”

第二天早晨，晴信用从未有过的半命令的口气对三条氏说：“我要娶库库做侧室。”

“这种事用不着特意跟我说。”

这天清晨，晴信带上石和甚三郎和盐津与兵卫去笛吹川的上游溜马。3个人沿河跑了好一阵子，然后勒住马，让马喘喘气。晴信跳下马，坐在路旁的石头上，望着奔腾的河流。两个家将守在他的身旁。

这时，晴信听到马蹄声，回头看了一眼。骑马的年轻人由河的下游而来，从晴信身后驰过。速度虽说不快，但也不慢。他们原以为那马上的年轻人会行一个礼然后通过。即便不认识晴信，光看那一身服装也能知道是个有身份的人，所以理应下马行礼。可那人竟然视而不见。

“追上那年轻人！”晴信并不是因为那人无视自己而生气，而是注意到了他的坐骑。那不是农用的驮马，而是一匹战马，看上去比自己的马还要好。

石和甚三郎伏在马背上追赶那人去了。晴信带着盐津与兵卫也跟着追来。晴信他们对马很有自信，可是追着追着却把人给追丢了。

出了溪谷，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村落。只见六尺多高的土墙围成一个大院。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影。

这时，几个人急匆匆地出门来迎接晴信。

“在下仓科三郎左卫门。”一个老人迎了上来，他指着身旁的年轻人说，“这两个是我的孙子源九郎和重兵卫兄弟。”

那名叫源九郎的年轻人，正是晴信一行追丢掉的那人。

晴信点点头。“他叫源九郎？多谢你为我们带路，你马骑得很好，打过仗吗？”

源九郎不知该如何回答。三郎左卫门替他答道：“还没打过。他本领不行，去了也没用，所以我没让他去。”

“源九郎的马术我在路上看到了，重兵卫的马术还没见过。他们不但骑马，枪术也不错吧？可以的话，这乡里的其他人的马术我也想看看。”

“那让您看看仓科手下的枪术。如果中意的话，就请太子把他们收在麾下。”

“到时候，我一定收下源九郎和重兵卫”。

这时，一个和源九郎一样衣服破烂的年轻人跑过来，告诉三郎左卫门准备好了。

“太子，请到马场去。”

“马场？”晴信疑惑地看着三郎左卫门。

一行人登上后山的一个小山丘。眼前有两座小山，山下流着一条小河。待晴信看好地形，仓科三郎左卫门高高地举起右手中的八仙花的树枝，只见左右两个山头上各出现一队20人的马兵。人马一动不动，就像化石一般。

“右边山上领队的是哥哥源九郎，左边山上领队的是弟弟重兵卫。”三郎左卫门说道。然后他把八仙花树枝往下一挥，紫色的花瓣纷纷落下。两队人马得到号令，一齐冲下小山。左边的源九郎和右边的重兵卫手中都握着长枪，眼睛盯着晴信。

“上当了。”晴信见他们朝自己夹击而来，心中直发毛。逃是逃不了的，对方的骑术比己方高出太多了。

两队人马渐渐靠近晴信了。四十骑，看上去有四百骑，四千骑。马蹄声宛如雷鸣。

仓科三郎左卫门又挥了一下树枝。朝晴信袭来的马队在晴信眼前十来丈的地方停下，并改变方向，挺枪向草原上的青梅挑去。战马全速飞奔，出枪准确无比。

看到青梅全部被挑尽之后，三郎左卫门又挥了一下树枝。

“这叫青梅舞。”三郎左卫门向晴信单腿跪下施礼。四十骑战马整齐地列队站在晴信眼前。

“太好了。这是我甲斐国的荣誉。”

“满意吗？今后，仓科帮听凭太子调遣。还有一些人想拜见太子。能赏光吗？”话说得很恭敬，他的眼神却是非带晴信去不可。

“俗话说，入乡随俗，是吧？”晴信看着石和、盐津的脸说道，也算是对仓科三郎左卫门的回答。

一行人簇拥着晴信继续向笛吹川的上游进发，来到了几十年来以温泉疗伤的川浦乡。他们走进一家大宅院，晴信在上首坐下。眼前跪着一大帮人。

“太子，久违了。”其中一个满头白发的武士说道。

“哦，是今井兵部！”晴信不禁喊出声。小时候，晴信就是跟他学骑马的。早些年，他不满信虎的所作所为愤然弃国出走了。

“太子，在下有个请求。”今井往前膝行几步说道。

他会说的。晴信心想。眼前的这个原来是大臣的人会对自己说的。晴信闭上眼。他听到了河流的声音。那里的人全都屏住呼吸，似乎在等待晴信睁开眼。

晴信一睁开眼，就看到了今井兵部期待的目光。

“太子，请在此举起流放信虎大王的义旗吧。若太子挺身而出，全国上下一定会都会支持太子的。”

“你要我反叛父亲？”

“不然的话，甲斐国就要灭亡，就会遭受他国涂炭之灾。如今正是好时机。这山谷之中有五百骑兵。若一举进攻踞躅崎公馆，也会得到内应，不出一二日，这甲斐国便是太子的了。”

晴信再次合上眼。以方才在仓科庄见到的那四十骑马兵，要冲进父亲的公馆并不困难。

但晴信不想杀父亲。他想着想着，头脑里浮现出跪在跟前的这些原大臣、国人（土豪）们的脸。他们共有三十多人。若自己说一声行，那么当即就发生内乱。若说不行呢，这些人会放他走吗？说不定会把他困在这里。

晴信心跳加快，呼吸乱得连自己都感到可怕。他听到这些人和他一样呼吸急促。“他们和我一样感到不安！”晴信稍微镇静了一些。

忽然，他发觉其中有一个人呼吸平稳。是谁？是仓科三郎左卫门，是石和甚三郎，还是盐津与兵卫？他逐个听过去，都不是。他身边就这3个人，不是他们又是谁呢？

晴信忽地睁开眼。一个陌生男人躲在盐津与兵卫的身后。

“那人是仓科庄的吗？”晴信厉声说道。

那人一惊，拔腿便跑。盐津与兵卫一把抓住了他。众人大惊失色，竟然有奸细混进来！

“是谁指使你的，快说！”盐津把那人绑好推上来。

“他不会说的。只有把他杀了。不过，这人杀了很可惜。这温泉之乡，来往的人很多，他利用了这一点，很聪明。”

“我要回府了！”突然，晴信断然说道。“你们劝我反叛父亲，这样重大的事，居然混进了奸细，可见根本无秘密可言。今井兵部曾经教我，说筹划要保密。既然有人能混进来，谁知道外面还有多少人。如果我答应了你们，说不定人马还没聚集起来，我父亲的军队早把这山谷给围起来了，我若败了，武田家真的就要灭亡了。”

全场鸦雀无声。看来全给晴信镇住了。

“这奸细，”晴信稍稍放低声音，“杀了你可惜，放你走吧。看样子，你是相模或骏河的人，你回去说晴信不会反叛父亲。有缘的话，还会见面的。”

晴信看着松了绑后离去的奸细，觉得有朝一日他会成为自己的部将。

晴信回到躑躅崎的公馆，已是日落时分。进了大门，他不往自己的住处去，而是直奔弟弟信繁的住处。

“这马不错吧。送给你如何？”整洁的青毛在落日的余辉中格外光亮。

“骑上马去蹦蹦，顺便也让板垣信方看看。”晴信大声说道，然后走到信繁身边，小声对他说，“其实我有急事要跟信方和你说。”

不多久，板垣信方和信繁一起来了。

“出了麻烦事了。”晴信把这一天发生的事简要说了。

“这样看，眼下只能把信虎大王的目光转移到别处去，争取一些时间，进一步跟今川大王交涉如何接受信虎大王。”信方说。

“把父亲的目光移开，怎么说？”

“近来，信浓国小县的海野栋纲活动频繁。我们要趁此机会让小县出事，并且让大王出兵。”

“要是父亲未出兵就听说这事怎么办？”

“是这样。反正迟早都要被大王知道的，不如今晚就告诉他。太子不用去，由在下和信繁公子一起去。大王听说之后一定会怒不可遏，当夜就要发兵镇压。在下设法阻止。然后放出风声，说大王怀疑太子，要杀太子，让信浓国方面动起来。

“途中，信繁公子只要提出要率兵镇压山中的叛贼，大王一定会同意的，然后会带着太子发兵小县。”

“可是，再往后呢？”小县之战一定会以武田军的胜利告终。然后，父亲说不定会借口说自己参与谋反，把自己杀了。晴信的背上直冒冷气。

“那时的事，到时候再说。不到最后，结果难测。”板垣信方的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这天夜里，信方派出奸细去信浓，到处散布说晴信被原来的大臣和国人推为首领，反叛父亲。

信虎一听说原大臣和国人欲推举晴信谋反被晴信拒绝，就嘲笑晴信：那懒汉、好色之徒有什么出息！他是个胆小鬼，所以不敢直接来跟父亲说。

3天以后，小县的海野栋纲发出三千兵马，这情报很快传到信虎耳中。信虎喜欢打仗，当即决定出兵小县。

正如板垣信方预料的那样，信虎留下信繁，带上晴信出征。他想要是晴信临阵退却，就把他流放到别国去。若要流放，今川义元那里最好不过。于是他给整天装得像个贵公子的今川义元写了信。

今川义元的两只手分别拿着信虎的信和晴信的信，似乎想掂出各自的份量。两封信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要流放对方，希望自己接受。

晴信的信比较有条理，没有废话。说是信虎有病，想流放他，此事武田家的重臣已经知道。甚至还说到想支付甲州金一千两作为酬劳。想知道的事全都写上了，比起信虎那冗长的信更有充实感。

“晴信要流放信虎？”义元笑了。

信虎的暴政，义元全听说了。若置之不理，甲斐就会灭亡。对此，义元感到不安。甲斐一旦灭亡，北条或信浓人的手就会伸到那里，最终义元的领地也会受到威胁。但是，义元不能因此就决定助晴信一臂之力。毕竟晴信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晴信背后有板垣信方撑腰，这一点他不能不考虑。

“山本勘助求见。”侍臣高间五郎兵卫道。

义元点点头，走出房间。山本勘助跪在小雨濡湿的地上。

“甲州有何动静？”义元在院子的石头上坐下。

“对信虎大王的反感达到了顶点。”勘助列举了信虎的非人的暴行和甲斐国人的不满，并说了自己刺探到的集会的情况。

“什么？！原来的大臣在笛吹川上游聚会？这么说，甲斐就要发生内乱了？”义元惊讶道。“勘助，你拿着我的信去找晴信。信中我会把你推荐给晴信的。”

“把在下推荐给晴信？”勘助怀疑地看着义元。

“正是。表面上你要成为武田家的家将，暗中要将武田家的情报托人随时通报给我。知道吗？你的妻小依旧还住在这里。这回别再让晴信给算计了。”

义元回房取笔给晴信写了一封短信，说愿意接受信虎，然后附带写道，自那一日以后山本勘助对自己不再有用，若不嫌弃请收下。

“勘助，这个角色很难演，好好干吧。只要你在武田的阵内，我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大概再过5年，甲斐就是我今川的领地了。到时候定有重赏。”

当天夜里，义元派出另一个使者去见信虎。信上说愿随时接受晴信，到时给个信，一定派人去接。

諏访的要塞上原城在諏访湖畔的山冈上。城门口有几个士兵把守。

城主諏访赖重读完信虎的信，鼻孔里哼哼地笑了几声。

“要攻打小县，让我出兵，什么东西！先出兵打小县的是我。小县应该是我諏访的，武田说与我一同出兵，是要夺我的地盘。无耻的家伙！”諏访赖重回过头对千野伊豆上人道。

就在派往諏访的使者回来的同时，义元的使者也来到驻扎在韭崎的信虎的大阵，递上义元的书信。

“諏访大人和今川大人都是我的好女婿啊！”信虎对身旁的甘利虎泰道。虎泰未置可否地点点头，乘此刻信虎心情好告辞离开，找板垣信方说去了。

“諏访大人同意出兵小县，但今川大人的信不知是什么内容。说不定大王要把太子……”虎泰顿住了。

“你是这么看的？我也这么想。看得出大王已经请求今川大人接受流放太子。”信方担心地朝驻扎在不远处的寺院中的晴信大营望去。

黄昏。一个年轻僧人来到晴信的大帐外，自称是京都三条家来的使者。

晴信一看到那僧人的脸，就认出他是在笛吹川上游的川浦乡被捉住后放走的奸细。晴信并不惊讶，就象遇见故人一样道了劳，然后屏退左右。

山本勘助把今川义元的书信放在晴信面前。晴信并不马上取信，他看看那信又看看勘助。勘助的眼睛一动不动。他想，若敌不住晴信的目光自己便没命了。他觉得晴信的目光中有一股杀气，他用整个身心与之抗衡。晴信的眼睛眨了一下，杀气消失了，眼睛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晴信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就这么一瞥，勘助觉得一切都被晴信看穿了。

“名叫什么？”

“山本勘助。”

晴信点点头，展开今川义元的书信。

“你准备跟随我？”晴信突然说道，声音如雷。

“是的，只要山本勘助活着。”勘助觉得这是真心话。